

23541

天278136
34
部

護代謝子昂先生寄貽

京師圖書館

癸亥三月羅述律



黃石齋先生文節鈔

黃石齋先生文節鈔

明黃石齋先生。諱道周。閩之漳浦人。其學大則周孔。小則伊呂。以行王道正儒術爲己任。所著易洪範孝經詩春秋數十卷書。靜觀微悟。皆足以開物成務。誠三代後一人而已。惜其書流傳甚尠。往歲中。擬印行不果。余服膺先生最篤。謹節鈔先生之文若干段。以餉學者。苟能因是進求先生之書而玩索焉。其於內聖外王之道。當必有豁然貫通者矣。壬戌閏五月望日。從化謝知周謹識。

凡夫子之行事。見於孝經。孝始於不敢毀傷。終於揚名後世。始於不敢惡慢一人。終於郊祀配天。禍患不生。災害不作。故孝者教也。教者禮所從出。禮歸於敬。敬出於孝。孝敬立而治道畢。故廣至德章直曰禮者敬而已矣。首篇祇言至德要道是一孝字。直到結束。乃指出敬字。凡天子之不敢惡慢諸侯之不敢驕溢。卿大夫之不敢不法。士庶人之忠順不失。謹身節用。皆敬也。皆孝也。至於先王之自身。率先敬人之父。敬人之兄。敬人之君。皆



家類部 禮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以天子而親行子弟之事。明堂之三老五更。辟雍之執醬饋醕。藉田之秉耒三推。宗廟之禮牲袒割。是一部禮記皆為孝經作傳。孝經辨義

禮記雖有千端。不過是教孝教敬。如曲禮內則玉藻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記曾子問王制文王世子數篇。大略已盡。因而推之。冠昏燕射鄉飲酒以悉其端。求之禮運禮器坊表諸篇。以暢其說。而哀公問一篇。於敬身敬親之旨。殫發表裏。無復遺矣。同上

孝經一部書。與哀公問一篇。大半出入。而嚴父配天之意。獨為淵微。要畎畝之下。不傷一物。不殺一草木禽獸。各有嚴父配天之意象。許多禮樂。皆絲中和而出。資孝敬而立。孝以導和。敬以致中。明此兩字。雖與周公共作禮樂可也。同上

孝經自不毀傷其身。以不毀傷天下。不惡慢一人。以至享祀上帝。皆原本敦素。即心為治。許大學問。不假一毫緣飾。不假一毫事功。中間避刑辟兵制禮創樂。至於擗踊哭泣三日而食。皆質素自然。愚夫愚婦所當心自盡。

者。卻有仰思不合的道理。夫子特地為素王敷治。似周公太文。夫子太質也。勿論三禮官儀。視此繁重。即如中庸大學。視此尙未簡素。讀孝經後。真覺良知良能。塞天塞地。於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處。千倍工夫。鍛鑄難成。即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處端本正原。一部孟子。俱從此出。同上

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為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為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敬。令人知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為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為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尚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同上

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返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章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郊廟明堂釋奠齒冑養老耕藉冠昏

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

孝經大傳序

世之談易者。但略舉陰陽。粗明氣象而已。其次乃專談理義。以為性命。今以麻律為端。日月為本。六十四為體。七十二為用。天道為經。人道為緯。理義性命以為要歸。其自孔門而下。諸儒所談。一概實之。不復道也。其大要以推明天地本於自然。其大者百世可知。其小者千歲日至。其煩者更僕難數。其簡者一言可盡。要皆以不悖於詩春秋而止。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明其說者。易象正序例

十翼主於明理。立中為極。以陰陽剛柔。辨其位序。使人體中。蹈和。究於無過。恐占卜推步。流為讖緯。無復入聖之方。然自洪範而後。有詩春秋。精理奧義。與易同體。非復世儒夢寐之所嘗到。乃知性命文章。微緝合化。真有可聞不可聞之異。學者尚辭。流於淺易。占者尚象。墜於旁谿。必舉四尚。以歸一誠。並舉三經。以綜十翼。同上

易曰。言凶見乎辭。繫辭以盡變。不達其象。不通乎辭。不達其辭。不通乎意。使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易之蘊皆不可得而見矣。故象者無辭之言。辭者有意之象也。學者不解爻辭。但取兩象合觀。則辭意千出。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者。如其精蘊。則在乎數度。存乎德行。雖懸象靜觀。別其功凶。詳其咎譽。終日省中。未足以周天地之變。陰陽之序也。世儒奉於舊聞。守其故說。其稍慧巧者。又以易多變象。不為典要。劈切支離。務以奇瑣自眩。而姬文周孔三聖相傳之意。蕩然盡矣。同上

僕嘗耽浸此道三十餘年。以為千古聖賢。思歸無思。慮歸不慮。始於一畫。究於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六爻。上下十有八變。一反一復。為三十六變。因而分之。為六十歲。麻。此人生象數之所從出。始於八卦。三倍相乘。爻約三象。統於四千九十六周。為方圓縱橫萬里。以十八倍割之。方圓相涵。歸於八尺之表。鼻端進退。為大地麻。此地道象數之所從出。易自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又復倍之。或兩或參。分律分度。依七聖之故序。雜卦之

合差。日月相追。贏者進順。縮者退逆。退象之法。十三分九毫微強。以求月食。退數之法。九分微弱。以求氣差。本自然之盈縮。依日月之遲疾。以求日月星漢之次。皆以一畫參其八變。視其歸奇盈縮之故。以分六十八歲八十五年之交會。是為天地象數之所從出。有是三者。布而為麻。次而為律。統而為易。去其圖著。別其虛實。以為春秋詩。詩之逆數。虛退四十九。實退五十五。春秋之實退象。有一虛退象。有九十有四積。而退詩十有八積。而退春秋。易詩春秋。因天退行。皆逆數也。聖人為是三者。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包帝王之盛衰。攝古今之成敗。以其位序。辨其歲數。差等百世。以觀禮樂。為春秋以定禮。為詩以定樂。易者禮樂之筭。詩春秋之祖。補也。要以天地行其警欬。日月步其塵影。則僕嘗竊取之矣。三易發明

仲尼之時。雖有麻法。不出於易。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必謹時日。致嚴交食。及詩。稽朔日辛卯。本於幽王中年。距平王四十九年。錯為易象。起於詩亡。其義隱然。自見。故自孔門上下。理義之精。未有過於孟夫子者。孟夫子

所稱千歲日至。五百興王。即為七十二相承之麻。不言而體之。之為元。引而伸之。之為智。信篤任遠。之為力。得其至。蹟求之。存養之。為盡性。得其至。一立於三極。湛然不動。之為至命。世儒讀書。至脩詞而極。賢者躬行。至立誠而極。驟與之談。研幾探蹟。扞格不通。則蠹莽搪塞。以為是象數之學。不足留心。又與談古今成敗。帝王盛衰。則謂是讖緯之說。王者所禁。由是依游四尚之中。高者得其占玩。卑者習其文辭。賢者因以位序。收其譽功。亦若是而已矣。同上

五帝三王之道。備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範一書。為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義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洪範明義序

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

立而亂息。亂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天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坊記集傳序

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讚一辭。退而窺其意義。不過以扶綱出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於喪葬婚娶。其細者至於車服飲食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為天地之大禮。禮失而流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同上

表記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瀆鬼神。以受顯示於日月天地。則其意一也。表記集傳序

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同上

凡詩本於思。思本於正。詩無不正之思。故聖人備參之以為宣助性靈之具。其出於天時。分於水土。音氣不齊。風韻不一。聖人不能概也。故如關雎等章。寤寐輾轉。至蔓草零露。纏綿之辭。皆近於思賢而作。夫子所謂見賢思齊。子夏所謂賢易色者也。如斯干湛露。大明小明。至於英雲漸石。感歌之辭。皆近於思治而作。夫子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者也。如甫田大田。楚茨瞻洛。至於頌宮濬哲。奧茂之辭。皆為思古而作。夫子所謂未思何遠。入室聞聲。慨然若有所見者也。以是三思。里巷鄉塾。歌詠贈送。通其性情者。謂之風。邦國朝堂。歌詠贈送。被於政事者。謂之雅。宗廟庠序。被於金石。通於神明者。謂之頌。皆思也。皆正也。韓厥趙盾。三觀於鄭。諸大夫所歌。皆國志也。子產太叔。諸賢。不以其淫而放之。仲尼子夏。不以其淫而收之。房闈之間。陽陽陶陶。聖人必有不異於人者。是君子之所慎取也。與孟長

有宋諸儒初皆泛濫內典。於性命上事。看不分明。易稱繼善成性。學庸止善明善。孟夫子直接思曾。更無半語差錯。濂溪便說性上有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此皆錯認二五以為太極。錯認氣質以為天性也。伯淳原本濂溪。便說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與孔孟何其異旨。張橫渠聰明在諸賢之上。又說絳太虛有天之名。絳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不知虛氣更是何物。如此等議論。豈可令孔孟見之乎。儒眼濂溪作用出處。都自可觀。嘗在滄江語潘興嗣云。吾結髮為學。將有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與子相從歌詠先王之道。樂此未晚。看他胸中全有求志達道底意思。要是三代以上人物。如太極圖者。真可不作。作亦不可傳。試看禮運禮器。如本為太乙。分為天地。轉為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曰天。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政必本於天。教以降命等語。豈是諸老寤寐之所能及。同上

王文中十四而為人師。猶且學禮學詩學易春秋。各有師說。同上不嘗讀書止宜涵泳。如大海分丘。何所不有。興雲致雨。吐納萬流。豈必與衆峯百源角其深秀哉。朱陸刊疑子靜說聖賢淵源。止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用之不盡。知之為致知。格之為格物。此處豈有病痛。夫子說一部孝經。無一處着學問。無一處是天質了得。如自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推到郊祀上帝。尊祖配天。中間周孔多少學問。一部禮記。貫串不盡。同上凡讀書看古人爭難處。止是借來發端。開吾寤寐。不得隨他訶罵。壁如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亦皆不遠於聖門之學。必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於高明。晦翁不滯於沈潛。雖思孟復生。何間之有。朱子美云。此莫近於調停否。某云。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既是一家。何必苦自同異。同上

如夫子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陸家亦云。無知而有知。此是良知之說。後來海門龍谿。皆從此落脚。卻自紛紛難明。可惜當時晦翁。強護濂溪。一面使子靜知愛知敬之說。不甚昌明耳。子靜直指翁呂宗云。子靜說耳。自能聽。目自能明。鼻自知香臭。此處更無學問。豈不是墜了禪地也。某云。此處子靜原有病痛。伊於形色天性處。尋卻向上一路。其實於君子不為性。不為命。處少卻權衡。宋儒於性字。不十分理會。所理會者。止是孟子口之於味一章。誤入食色雲霧。所以明道亦謂氣質之性。濂溪亦分善惡剛柔。皆於此中看得混雜。如就知愛知敬。徹地分明。則子靜之說。與龍谿良齋。亦無差別也。同上論運數。便是運數。說不得命。猶說氣質。便是氣質。說不得性也。孟子性命一章。止是教人學問。使人於知性立命處。煞下工夫。不要為氣質食色所溷。後人看不清楚耳。同上諸儒所說尊德性者。皆看性不看德字。諸儒所說道問學者。皆看學不看

問字也。同上

人心道心。猶之天道人道。天道極微。難得不思不勉。止要人涵養。漸到從容田地。使微者自宏。人道極危。難得便精便一。止要人擇執。漸到誠明去處。使危者自平。不是此一心。便有理欲善惡俱出性也。同上

學者一切以周孔為師。參稽於學庸。沈浸於語孟。得其間十行百行。自做得善人。從此致精到一字一語。受用不盡處。自是敵國之寶。同上

劉器之說格物。反覆其手曰。止是此處看不透。故須格物。此是從克己處入手。於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邵伯溫亦說格物云。先子內外篇。

止是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格物。止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入手。於理義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止是此兩路。顏子喟然之歎。才

情未竭。夫子誘他於禮文上。作工夫。及至才情竭後。鑽仰莫從。仁義禮樂。漸成墮黜。看一身聰明。都無著處。此是復見天心時候。學者須兼此兩路。

工夫。莫作南頓北漸。誤墮禪門也。格物題

論學問則學問同歸。論工夫則頓漸殊候。形色之與天性。文章之與性道。總是一物。但下手駐足。確有兩候。朱陸兩公不合。自為異同耳。同上

讀書先看孔門人言論。如游夏文辭。見於戴記者。最宜諷誦。其次則曾夫子數篇。見於大戴。尤為深雅。左氏親見仲尼。其言論一字不可輕實。其下者。乃至劉向董仲舒賈誼。於文章性道。均有從入處。其餘碌碌不足觀也。司馬八書有出入。荀卿者。於時務上亦大略闕暢。過此則文人之游谿。託足無地矣。書示同學

凡學問自義文周孔而外。皆無復義味。須知義文周孔。止是為造物掌記。至其自家位置。直與造物一般。此中精微。大有不可了解去處。勿向顏孟下頭。跟人話唾誤。為珠寶也。同上

春秋是一部忠恕之書。詩經是一部誠正之具。以忠恕兩字看春秋。則於四始三微。五倫百禮。無所不合。不以忠恕看春秋。則褒貶進退。爵地氏名。皆為攘竊之梯階。亂賊所藉口矣。以誠正兩字看詩經。則隆污貞淫。巷伯

緇衣。觸目與心。俱為向上一路。不以誠正看詩經。則五際六義。艸木鳥獸。於吾門有何干涉。同上

聖人沒而微言絕。要知易繫詩春秋三書俱在。決無絕理。必如法師典吏。所說春秋。山人墨客所說風雅。則稍弄柔翰。通文理者便已如此。又何消不食不寢。研求之功。顏回子夏十載之力也。鄉來說此。亦覺自己不是。比以忠恕誠正洗之。覺頭面頗清。必欲踐迹入室。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此二書者。尚須二十年之功耳。同上

風本性情。亦是帝王道化之餘。被於水土。曲直豔淡。各不相非。雅須老於政事。留心經濟。感歎盛衰。與神明鐘鼓互答。非復詞人之所得與。頌則聖人節奏。非聲律章句之所通。子夏入學三年。猶如岸谷。而今人欲專以筆頭陶寫。滿意高步。可歎也。夫詩有正變五際。雖是後人語。卻是聖門要領。春秋有正變三際。與詩上下。此兩部是仲尼左右手眼。提取一世寶藏。照耀百世。同上

識不除則疑諍日多。才未竭則聲華易動。學道之人。要如鐵柱本郎。止隨日光量其倒影。切不宜作畫船兜舉。跟人拖水登山也。同上讀書多則智識長。宅體靜則福力堅。選言而存之。則浮藻不生。約理而行之。則情塵自落。同上

學問之道。雖云變化氣質。亦因資材所近。不可相強。洪範說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友柔克。強弗友剛克。此四克為五行變化聖賢裁成之妙。學聚思辨。寬居仁行。俱從此下手。章絃兩佩。極得此法。同上

看詩正雅中推兩小心。一為文王。一為仲山甫。文王遺艱。仲甫再造。雖天人殊等。而古訓威儀。與亦式亦入處。亦無十分差別。同上

吾道所賴。託於精心。心地一異。百節俱落。世謂覃精。其蔽近愚。仁而好學。何愚之有。縱令昏惰劣於射御。但使來世不絕微言。朝聞夕死。吾猶甘之矣。答問事可書

吾儒心性端倪。克治淨時。與釋老不別。所太差殊。祇有此事。範圍曲成。不

厭不倦。死而後已。同上

汝讀書幸自愛。少年努力為聖賢。彘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

汝精神溫秀。又有峯巒。可時看關。閩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

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寧。諸葛亮。陶潛。王通。

馬周。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

寫其全傳。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如汎汎度日。常有醉飽之心。此朽木

囊土。終不可道矣。京師與于靜姪書

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帑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

使今之賢者為之。亦不過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以侍四方之動。如此

而已。而陸宣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醞悶之政。捨衆絀而舉大儲。以謂散財

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源本精誠。以進三代之盛。意使今之賢者聞其

言。亦以為闕迂。耳順而心吐之也。然至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

人智皆裕於事後。而迫於事前。故論多消於事前。而定於事後。陸宣公集

序

見可喜不羨其內多映聞可駭不驚其中有氏是以過市拾帷者不流眄於麗觀中夜整冠者不失聲於雷斧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止是正顏色出辭氣澤於中和而已冠裳珮玉常有搏鬪之心猶繫五紘於刀劍之上不獨了無成音亦啞然可笑矣敬以直內義以外方敬義立而德不孤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仁禮施而民自服雖章布儒生當有此意亦達天德而詣王道矣讀書要實落以聖賢自待如顏子之比方帝舜公明儀之取師文王驟聞此語豈不驚駭習誦狎聽卻又平常能於此節體貼精明然後知忠信好學了不異人期月三年亦非怪事也外慕多則內景滅繁華盛則美質衰天道拙前者贏後人情盈頽者虛中常無餘而鞭其不足則可與語學矣櫛沐極小事卻一日鬆放不得餐寢極平常不能半刻罣礙人奈何於本

心上不自梳洗於荆榛上討安頓自在急須料理現在快活也志琴瑟者不移情於鈺鼓服章甫者不躁心於介冑禹稷顏子兩不相非游夏萊伊何殊共室常望高賢瀟灑聲名之外以上鄴山箴

附讀經約

夫學莫大於經矣凡格致誠正之理修齊治平之道皆具於經或得其一而遺其全或明其小而昧其大或究其粗而失其精蓋有之矣苟舍乎經而欲達身心性命之微經綸綱紀之大未之聞也吾師王瑞徵先生之言曰他教尙能日誦其經吾儒獨不可乎使能日誦經數卷則一歲之中往復數過真積力久大義微言不難明矣愚合十三經注計之易王韓注九卷略例一卷書孔傳十三卷詩毛傳鄭箋二十卷儀禮鄭注十七卷周禮鄭注十二卷禮記鄭注二十卷春秋左傳杜解三十卷公羊傳何解十一卷穀梁傳范解十二卷孝經御注一卷論語何解朱注十卷孟子趙注朱注七卷爾雅郭注三卷共一百六十六卷又大戴記漢志與小戴記並列

中多精語粹義。為七十子微言所在。荀子傳孔子之學。徧治羣經。西漢之學。皆出荀子。其功不在孟子下。愚謂大戴記荀子二書。當補列為經者也。計大戴禮記。盧注王解王聘珍解詁十三卷。荀子楊注王解王先謙集解二十卷。合前共一百九十九卷。以中智論日可誦誦三卷。次可二卷。再次亦可一卷。酌中計之年。可往復二三過。若先未肄習說文者。應須補習。使文從字順。通經無難。誠能循序漸進。熟讀深思。三年小成。十年大成。內聖外王。體用兼備矣。竊見今之學古者。不窮其本。趨時者。徒徇於末。聖道不明。天下其可復治耶。爰為是讀經之約。願與同志者。終身踐之。古人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豈不在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乎。是則吾黨之責也。敢不勉哉。敢不勉哉。辛酉仲夏望日。誠明居士謹約。

讀經宗旨有五。

- 一 明大義。

讀經注意有五。

- 一 求統系。

- 二 闡微言。
- 三 究原理。
- 四 切實用。
- 五 重躬行。

- 二 分條理。
- 三 戒門戶。
- 四 止附會。
- 五 禁破碎。

出書海安贈趙六氏頌詩等說詩志古堂藏書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黃石齋先

孝經集傳出版廣告

是書為黃石齋先生所著先生以孝經綱領六籍謂聖賢學問只是一部孝經以平生精力著述此書誠非鄭孔所能明邢朱所逮喻有聖人作欲修周公之業明孔子之道其將于是書取之乎茲重鐫既竣業已出書每部定價銀六角成都學道街志古堂謹告



